

十二月的奇迹

作者：ffi

前情提要：

本文的写作初衷，是试图通过真实事件的切片，还原二师定向队中每位成员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个人魅力。我眼里的你们不止于“开朗”或“坚毅”这类单薄的标签，而是能在具体的选择、话语与行动中，创造出立体的光芒，展现出独特成长弧光的鲜活个体。

同时，我希望以此呈现这支队伍的内核：在这里，多元得以包容、个性得以闪耀，最终又凝聚为共同的深厚情谊。同时，本文也将穿插我个人作为亲历者，对于省锦标赛、对于团队羁绊的感悟，尽力呈现作为普通个体的“我”，如何看见并理解一个辽阔的“我们”的过程。

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受限较多。我的观察与理解若有失误，请大家联系我进行更改。

当然我也会在思考后决定要不要改。

第一章

现在已是晚上 10:00 了。食堂里，三张桌子外围坐满了定向队队员。

建婷就在三张桌子拐角处卡着坐，因为她懒得计较这些。GK 上来就操着比较北方的口音笑她：“怎么就坐在那旮旯里？”柳七队长提着物资，甩着刚洗好的、湿湿乱乱的头发赶来。蚂蚁学姐尝了口我的苹果香提茶，圆圆的眼睛闪着笑着，说：“怎么这么好喝！”

话说回来，定向队喊昵称这块，可是颇有讲究：如果你叫“少灿”，那么你一定会变成“多灿”；但如果你叫“上福”，大家又不会不吉利地把你叫作“下福”，而是直接把福

拿了，叫你自己上浮；如果你的名字值得解释一番，比如郭衡宽，大家都会带一嘴“你看他，又横又宽”。

不过，如果你的微信昵称很顺口，大家会转而投奔你的id，幸运的话像落叶，起码大家还记得原名；不幸如阿常，很多人忘了她叫张鹏云——比如郭衡宽。

这会儿我们还热热闹闹地吵着，不过这次可不是在玩儿狼人杀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今晚开会的目的吧。明天就是省锦标了。”

“明天的比赛很重要，可不能随随便便地当成平时的训练玩儿了算了。队伍纪律、实力发挥等等，全部都要跟上。”长江队长在统筹发言。

“今年比赛规则改革了，前 24 名的队伍都有分。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团体赛尽量拿分，因为可以 double！首要原则呢，就是成绩有效，安全完赛。”

“那我们先说说甲组。我们这次是把人数报满了，学校审批每人两万多的费用；其实包括我，大家都顶着很大的压力。不过，你们毕竟是新人，放心跑就好了，至于结果怎么样，有我们‘老东西’担着。”队长笑着说。

长江队长总是很体贴新人——然后转头就给老家伙下毒手。

“我今晚有点睡不着了。”书记在旁边喃喃。

小庄和柳七在认真地发放指卡、号码簿与回形针。

“好了，等会儿我们一起去食堂外面加个油，然后接力赛、团体赛的小组自行讨论明天的战略。”

“来，手——”

“哎哎哎，我呢！”梓姐在人墙外围挤不进来。

“谁把我小梓挤外面了？”GK喊着。

我和大家一起笑着，把手伸进“手塔”里，第一秒感受到的就是掌心相贴的温热。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赶紧用左手操作手机来记录——突然地，我感受到有人用力抓住了我的指尖，把我的手往前扯——我抬头寻找“恶作剧”的主人，发现是队长：原来在我摆弄手机时，右手已无意中偏离了这座塔。

长江把手放在最上面。他的手向下沉了沉，所有人的手也跟着沉。

“二师——”

“加油！”

第二章

第二天一大早，我眯着眼回复了大姐大的信息，盖着兜帽，蹑手蹑脚走出寝室，快步前往集合地点。花都这儿还不很冷，黑蒙蒙一片的天空却提醒我现在将近深冬。帽子剥夺了我的视线，昏昏沉沉地，我不小心撞到了前面的人。“看，月亮还在。”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看，再看了看前面举着手机拍照的人——原来是长江队长。“是哦。”确实，这个点起床的除了我们定向队队员，还会有谁呢。

在省锦标前两周的早训里，我们也是这样戴着月儿起来跑步，一群人畅快地在天马河跑上 8 公里 10 公里，日出的拥抱，湿漉的空气，风声的呼啸，都在眼前。

“@悲伤的猪大肠 陪一个。”即将发车前，我们等来了蚂蚁的信息，却是一张手掌渍血的图。“别搞啊。你们两个颖xin怎么回事！”贴心的落叶马上回复。昨晚颖欣刚摔车，怎

么今早蚂蚁也摔了？我过去抱住蚂蚁，她蔫蔫的，说：“好倒霉。是不是老天在搞我。”我不能跟她说“没关系”，只好多抱她一会。

过了5个小时，车下了高速，驶入了弯曲的山间路；临近广州南方学院时，两侧路灯上还挂着定向省锦标赛的宣传牌。广南院很大，在山上，很冷，嗖嗖的冷风钻进队员的裤管，咬着大家的皮肤。

第三章

“啊啊啊——好冷！今天能不能留我一个活口——我等会跑完接力赛下午还要跑短距离……”我和颖欣吐槽。她是我的坐车搭子，也是我待会接力赛的队友。

“对啊，如果今天下午是百米你们就能轻松点了。不过你今天跑完，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对，阳光很好。明天我就躺在这里晒日光浴……不过我现在有点紧张。我跑得太慢了，会拖你们后腿。”我笑了，又无奈地叹气。

“没事的没事的，成绩有效就行。我们有两小时呢，最重要的是安全完赛！”颖欣这样安慰我。

她一直这样安慰我，一直很轻松很自在。我后来发现，她常常在众人热闹时静静地休息，大概这会儿已经自己提前消化好了，良性循环一般，慢慢地能自己吃掉更多东西。

“第三棒，开始检录！”主席台那边传来声音。可是我和谢颖欣两个倒霉蛋还没等到厕所。“第三棒怎么检录了？那我们怎么办？”她是第一棒选择先出去，而我这个第二棒选择直接去没门的那个厕间解决个人三急。

等我出来，发现却是倒序检录，检录完的运动员们被要求关到一个足球场里面等候。我前面的运动员笑说：“走了，去

做动物了。”我也觉得贴切，但一想我们人确实是一种动物啊；之前朋友提醒我不要吃那么烫的东西，说我们是一块生肉，一不小心会被烫熟的。

进去之后，我看见王姐，三个队长、俊烨和林密都在。小庄队长是第三棒，最早进来，最晚出去，所以无聊地在旁边投篮。我和他们聊起来，问长江是哪里人。“我是黑龙江……景德镇的。”长江答道。“你这人。”柳七在旁边说他。而我只好扶额苦笑——谢红成！现在你满意了吧！

“十、九、八、七……三——二——一——！”随着倒数声落下，第一棒出发了。

我一边热身，一边关注外面奔跑的运动员的情况。还不到20分钟，已经有“疯子”回来了——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打完这么多点的？我望眼欲穿，心里一直念着：相信我的队友！相信我自己！

大概 30 分钟，颖欣回来了。我在交接处兴奋地挥手，像别的运动员交接一样；我也说不出别的，比着两个大拇指就大喊：“颖欣，好棒！”接过地图，接过责任，我跟她说——也跟自己说：“给我吧，我来！”

上一回在梅州的短距离赛，我花了大约另外两个队友两倍的时间才打完点——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不该跳崖的路线选择了跳崖，又试图穿过没有路的深绿与溪流，没有对好北就往大道的一头猛跑。这些都是我看图的失误。我要求自己这次不要迷！图感不好的话多给自己一点看图的时间吧。广南院很大，爬坡很累，但想起赛前努力的一个月，想起很多三公里五公里七公里的记录，我告诉自己你明明可以的！你不要停下来！

终于，我打完了最后一个点；等我回来时，密已经出发了。很遗憾，这次我还是失误了两个点，一个花了 11 分钟，

一个用了 5 分钟，这是因为我当时找点时判断失误了。梓姐看了看成绩条，眼睛亮亮地和我说：“没事的！你看，成绩有效！”“对啊，有效就行！”颖欣在旁边说，“密已经出发了，相信密，40 分钟内她可以的！”

我在大本营找水喝，看见蚂蚁盖着帽子躺在防潮垫上睡觉；wWS 吃着爆米花过来提醒我，现在可以去换点标旗了，不然待会他们就通货膨胀了；说完，他拿起一颗爆米花，就放在蚂蚁鼻子旁边——偶不，她果然醒了：“吴伟思你神经病啊！”

不久，密带着湿湿的齐刘海回来了。我冲上去问她打得怎么样？花了多长时间？——“我失误了两个点啊。”她咆哮着摊手答道。听完这句，我忐忑啊。“一共花了 33 分钟。”她补充说。等等，33 分钟！我和颖欣欢呼起来——太好了，成绩有效！

我们的第一次接力赛就这样擦边达成了目标。实在太惊险，以至于后来两天我每次看到她俩脑子里都会蹦出：“成绩有效”！

中午，我们前往广南院的商场里吃饭。路上，大家突然炸开了锅：上午时段的比赛，乙男乙女接力赛成绩双双高居前三！一行人欢呼起来，说这把我们旗开得胜。我和颖欣随大部队去吃滑蛋盖饭，而密在茶餐厅门口停步，选择去追随美味沙县小吃。

第四章

下午，我们稍作休整就前往密石村；在这里，我要完成我的个人赛。赛前，我的心怦怦直跳，梓姐和我说“没关系”“别紧张”，还“装腔作势”地和旁边的队友一起逗我笑，像一只小萨摩耶；密一直陪着我，说等我进去后在终点等我。

颖欣的伤口已经结痂了；我们帮蚂蚁缠绷带，当然心灵手巧的梓姐是主力。“我真是服了！你看我身残志坚——原来我参加的是残奥会！”蚂蚁一边展示膝盖上的绷条一边笑着说。

比赛开始了。打前几个点时我还算顺利找到了路，后来从一条错误的小径进入了一片一层又一层的矮林地——完了，开始迷了——不过后来也算突出重围；再后来，我进入一片耕地与山地交错的地方，图上与实地怎么看怎么不像，大片低矮的灌丛刚好遮住隐隐的小路，四周都是水声。踏入不能走的耕地，跳过不能跨的溪流，指北一直转，地图摊开又折起，我有些忐忑，我一直绕圈——好了，大迷特迷了。

等我终于要去打这里的最后一个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时，裁判来找我——“喂喂喂，我这里有个运动员。”

好吧。

就这样，我又被捞回去了。带着 GPS 带着地图，穿过水渠，右拐直走，瞬间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多灿和阿常让我先把地图拿着，我让瓜皮哥拍照传到了群里，落叶嚼着饼干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贡献”。后来我找到了长江，急着跟他汇报说我只打了 13 个点，没打完就被捞回来了，地图啥的还在手上。

他刚开始怔了一下，听完好像松了口气一般，说：“没关系呀！你看，你至少还完完整整地站在这里，”说着张开双手给我上下比画，“你看他们，已经这里缺一块那里缺一块的了。只要是尽力跑了就行了，你看你也没放弃呀。”“对啊，很有体育精神！”小庄队长也和我说。我放松地笑了起来。

等到他们俩帮我去还 GPS，我才发现长江在上午的接力赛中崴到脚了，现在一瘸一拐的；原来他自己也是“东一块西一块”里的一员。

密过来“质问”我怎么在这里，她一直在终点等我。小梓也过来抱住我安慰我：“没关系，尽力就行。你们还小呢，才跑过几次图，还有很多机会！这次是我的收官战了——明天我要化妆，然后和大家拍很多照片！”这会儿我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只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

我的比赛跑完了。迟钝地，我终于感受到一种压力的释放；在大家的拥抱里，我感觉心情也在慢慢向上走。

第五章

傍晚，我们坐上归程的大巴，外面的夕阳暖暖地照着。大家都很累，都四仰八叉地、静静地睡着了。

“这次是我的收官战。”突然，小梓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跳出来。

什么意思？以后上训小梓都不在了吗？

……那长江呢？柳书呢？书记呢？他们都不在了吗？

——好恐怖。

好难想象。

以后上训的日子都没有他们？

我问颖欣是不是这次省锦标后他们都会退队；她回答我说还有下学期呢，大四要去实习的时候他们应该就会退队了。

浓重的皮革味在我的毛孔里钻来钻去，跑完短距离还没多久呢，我感觉肌肉还没放松下来，全身紧绷绷的，心口闷闷的，想吐。想哭。

可我结识你们才一个多月，真正熟悉起来又只有几周呢？

谢天谢地，晕车让我头昏转向，没再往下想。

第六章

晚上，我和蚂蚁一起去吃晚饭。她说伤口还有阵阵的刺痛，宁愿是一直痛的短痛也不要脑子嗡嗡的长痛，杂七杂八的话语里夹杂了一句“刚刚在车上哭了一路”；她一边拖着受伤的腿一边带我去觅食。

小红刚好也没吃，于是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潮汕汤粉。他也是个神人——哦不，是个活宝。昨晚才烧到 39.5℃，今天就去跑了 10 公里，还和就诊证明一起发到群上和大家报备；我们骂他是不是烧成“神经病”了，他说他是百年一遇的圣体，发烧没关系，睡一觉就好了。

不过，血红橙烧起来肯定和前两天你一杯我一杯的酩酊大醉脱不了干系，醉了还和蛋蛋两个人你依我依难舍难分，走起路来晕头转向左扭右扭，还没等男魔把镜头转过去，就哐唧一声脸朝大地扑倒在宿舍门口了。

我们都很佩服他——毕竟醉这样了还认得宿舍在哪的人并不多见。

蚂蚁今晚好像还是和平常一样，在每个饭局都能 carry 全场。

“你妹的。” 血红橙玩狼人杀的时候总是选择毒死蚂蚁，她生气了。

“你妹的。” 我觉得蚂蚁的语气很好玩，复读了一句。

“哎！你怎么跟蚂蚁学坏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跟我学坏了！”

“我可是从来不说脏话的。”

他们两个能随时随地斗起嘴来。

“哦，对。你爹的。”我在旁边补了一句。血红橙说得有道理，我该说的确实应是一些符合身份的、相对文明的粗话——就像“你爹的”。

我们走到糖水餐车旁，蚂蚁一个手机截过来就给我付了一碗糖水钱。

我更喜欢蚂蚁了。因为她请我喝了一碗糖水吗？不是。她今天很不开心。烈日下躺着，肯定不是在睡觉；安静的时候，可能在内耗。可是她从没说过今天的难受与明天的压力，更何况现在又单纯利他地请我吃东西。

我们三个人吃饱回去了。路过小花店，我想我应该带一枝给她；但不是现在就让她在路边等我。

其实出发前我还在怀疑：

会不会太俗气？

蚂蚁会喜欢花吗？

但是我确实希望她能开心一些，而且她明天还有两场比赛。

挎上我的橙色小包，我发现里面还装着当时长江派给我的宣传单。里面有一张队员们在省大学生运动会的合照——好神奇啊——2025 年夏，当我还在逛大学生运动会的周边店时，我未来的队友已经在场馆里激烈地比赛了。

摊子太小，没有向日葵，也没有优雅可爱的玫瑰品种，于是我选了一枝白桔梗和一枝白玫瑰，摊主帮忙配了红小果和绿叶子——我天。真的有点很丑。但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再不走我就要在 21:00 的小会上迟到了。

第七章

阿常穿着睡衣就来了，这会儿还在平板上指点工作；颖欣戴了个发箍把头发别上去了，面无表情不说话，看起来又进入

了待机状态。大家好像都刚洗完澡，我闻到每个人身上散发出不同的沐浴露香。

长江、小庄、柳七三个队长依次做了发言总结，大概今天尝到了实战的滋味，大家都比昨天更严肃，不过也更从容。

值得吐槽的，是长江总把我的名字反过来念，非常难听，和 GK 喊我“土匪”一个量级——这俩人基本上告别普通话考试了——当然，考过了当我没说。

我跟着蚂蚁去打印店找梓姐和阿常，在这条路上，我把花拿出来想送给她，她显得很惊喜——甚至是惊呆了；走了一会儿了好像还没敢接这束小花，直到啊常说：“蚂蚁你怎么不接过去！”我才反应过来好像确实一直在我手上。

会显得浮夸、显得莫名其妙吗？

但我不想在乎这些，看到蚂蚁开心，我也很高兴；朋友之间不应该就是这样吗，互相安慰难过，共同分享幸福。

“你们两个在一起吧！我准了。”啊常打趣我们。

“嗯？？”

“对啊，那什么拉拉也可以的！”梓姐补充说。

“哎哎哎，别搞别搞。”

很可惜，显然我们俩都笔直得不行。

第八章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在路上碰到了长江。

他看起来不太妙，一瘸一拐的。我正想过去问问需不需要扶一下，突然看到 GK 在另一条过道窜出来了，这两人一对视就开始左顾右盼身边的自行车。锁定目标后，长江就招招手示

意 GK 过来帮忙，两人一个骑车一个坐后座，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地完成了。

对，走了。留我一个人徒脚赶路。

今天上午是团队赛，我就负责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团队赛的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在往膝盖上、脚踝处、脚掌处缠胶带，缠得规整的远看会像人体彩绘图画。

书记更是老手中的老手，直接发动技能，给颖欣上筋膜刀；很可惜力度没拿捏好，听闻是“下了死手”“要置人于死地一般”。

等把他们都送走，我就去逗狗。乌土村和密石村的狗比之前鸭湖、赤米的乖多了，**毛茸茸**的田园犬土得纯正。

回来的时候我碰到了队的优秀师姐官姐，她一边嗦着粉呢一边笑瘸腿黄河，说他从四驱动物变成三驱的了。

“你们听，官 zei 这话是不是很官姐（狗）。”

不出所料黄河挨了一拳。

官姐和 mj 师兄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定向队带到我们面前来，现在一个考研去了华师，一个变成了在编教师，都是队的优秀榜样。

很快，乙男的队伍回来了。我看到 GK、上浮、财三个人汗如雨下，直吐沫子，袜子上还沾着一圈草刺。GK 说这把跑完他们几乎变成野生的了。

“乙女，”小庄的信息弹出来，“也回来了！”

接应的队伍都回去休息了，谁也没想到乙女速度这么快，排名省前三。

我也高兴地上去夸我们柳七队长，说她特别特别棒，像我昨天跑短距离赛前、像之前梅州古驿道比赛时和她说的一样，特别特别厉害。

但是她每次都是笑笑，也不多说些什么：比如多吹嘘自己几句。

“现在乙组都回来了，我的兵呢，甲男怎么还没回来？”小庄队长作为我们甲组的“头头”，对我们很负责，每次活动总是最后一个才离开（毕竟最后一个完赛的运动员肯定是我们甲组的）。不过ws和瓜皮应该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就从带一整个连的教官变成小庄队长的兵了。

等小庄去阴凉处坐下，男魔接替了他望“友”石的位置。

甲男终于回来了。大家的分层非常明显：从左到右，瓜皮无伤，落叶微汗，ws洗澡了。

瓜皮自责说是他分图没分好，搞得大家很狼狈，最后差十几秒很可惜。在定向方面，他一直很执拗。

瓜皮是专插本上来的，虽然和我同年入学，但他已经大三了；后来我才知道 ws 也是——他们这种专插本的最可恨，因为挂着我们 25 级的名，离开的时候是跟着 23 级一起走的。瓜皮是队里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半社会化的，开车时碰到傻子会连骂“我操”，会衷心奉劝我们这些“纯”学生：“大学时千万不要签任何合同”——结果转头阿常就被合同坑了一把。

阿常平时很忙，身兼数职，但玩儿的时候总少不了她：她是队内的“狼人杀主理人”，是桌球玩家、烤肉爱好者……总之几乎无所不玩。

和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队里属于院团委或学生会的成员占比很高，像阿常、上浮、小红等等，

当然也包括我。照常理来说，为什么这群最该守规矩的人，却最热衷于在野地里把自己弄得浑身泥泞呢？

不久，甲女也回来了。可惜她们也因为分图失误，失利了。

中午，我和蚂蚁一行人一起去吃云吞。蚂蚁是个自主性很强的人，活脱脱小说“大女主”走进现实，我很喜欢黏着她。

没想到书记在云吞局也能破财——花了 38 元吃了 15 个“点标旗”。突然，落叶猛地站起来，说是有惊人发现：对面店的饮料“全场免费”。

“走吧。”

“去啊。”

“走啊，来个人和我走。”

在一众的目光下，他们俩光明正大地偷了 6 杯甜水回来。

第九章

下午，我要送密和颖欣去百米赛检录。血红橙这会儿突然冒出来，想找个人陪他去换点标旗，我刚好也想去，于是就和他一起行动了。

但这会儿，wws 把他扯走了，要他去拿证件——ws 不是第一批的吗？怎么还在这里？

于是我们三个人急急忙忙地过去了，但是好像急的只有我一个。

“没事，你看运动员都没急。” 血红橙说。

“走快点吧。” wws 示意。

“你看他急了。” 我跟正在随地换点标旗的小红说。

等我们把 ws 送进去，他突然又冲出来了，说没带纸……

卡？

检录不带指卡？不会觉得手上空空的不得劲儿吗？心真大。

等开赛三分钟他才跑回来，凑过来低声解释说：“其实我是不想跑第一个，现在已经开赛了就好了。”

还能这样？

666。

等我们俩出去，就碰上了瘸腿队长。

“是队长啊。看他一个人这么可怜，我们去送送他吧。”
小红说。

“走吧。”我答他。

等他咻地完成长江给他派的几个任务，等我们把长江送去检录，我们终于开始去换旗了。

“我真的很佩服黄河啊——他简直是我的偶像！他把我们定向队带得好好……他走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啊。”

“对啊，我没见过比他做得更好的队长了……没事，我们还有柳书和小庄呢，他们也很负责。”虽然是第一次见小红走心煽情，但他确实说得很对。

.....

“想当年我还是学霸呢……你不是想要中大的点标旗吗？要是我当年没去做体育生，现在就可以带给你。”他又开始胡言乱语了，“啊啊啊啊以前高中每天都要跑田径好累啊。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跑了。”

“可是文化生每天从早写到晚也会累死的。”我认真地告诉他。

想当年梁（老）子我高中卷生卷死换来一个二本，如今已经看破红尘，做什么生都无所谓了。

“好像是差不多哈……”他讷讷地说。

一路下来，我发现这个人性格竟然还不错，而且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不靠谱。

第十章

走到外面，完赛的女孩子们一块儿在防潮垫上化妆。草地绿茵茵的，紫荆花就飘在上面，透过绿荫的阳光照着她们可爱的脸，戴花的树在四周把她们围起来。天气很凉快，很适合出游，我心想。

“我也想要化妆！”我扎进人堆里。“小红，换点标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把我的点标旗给他，“我要中大的和华农的。”

中国人果然还是离不开学历崇拜。

“来！我给你化。”蚂蚁就这样给我上手了。

如果提前告诉我有这个环节，我想把我彩色的眼影盘拿过来，给柳七上闪闪的绿眼影，然后给蚂蚁化 TVB 港妆或者是她想要的暗黑 coolgirl 妆——虽然我还没这个实力——嘿，但绿眼影还是能拿捏的。

等我们几个都化得差不多了，大家也都回来了。小红扔了四个点标旗给我，让我随便挑；上浮从运动员回归了摄影师的角色，给蚂蚁拍拍拍，给男魔拍拍拍又给自己拍拍拍。

说到上浮，要不是我见过他的定向成绩单，都不敢相信他是个体育生：卷卷的头毛，看起来懒懒的静静的，时常懵逼的，看到美丽的景又能马上抓起相机按下快门的——好吧，我主张不要有刻板印象，自己却犯了这个毛病。

“啾啾，你帮我拍几张照吧。” wws 是第一个这样叫我的人；后来也有很多人管我叫“啾啾”了，就像找我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先学一声鸟叫。

这个人的拍照姿势简直和他的中译英译中语言一样让人觉得难以捉摸：爬高落体、抱树马喽、趴树装死；和小红两个人可以在某书开个号：“一种很新的拍照方式！”或者“构图像呼吸一样简单。”落叶说 ws 是“二师吴彦祖”，我表示认同，这个称号可以打出去了。

ws 又建议我去给落叶和落叶拍一张合照（你就说我上面说得对不对吧）。落叶偶尔会有“镜头恐惧症”，不过我相信这回我能给他拍出一张好看的正脸照。

“哇塞，亲切的落叶好帅！”

“哦哟，落叶你是我见过最贴心的落叶！”

.....

“啊啊啊啊——”落叶大叫起来。

“哎哎哎，跑哪里去——我现在这个镜头很好啊！”

果不其然，在我和蚂蚁的过度鼓励下，落叶吓得脚趾扣地，像荷苏蜥一样绕场一周跑走了。

但是落叶真的很有意思，没有人能忍住不逗他玩。

你说对吧，亲切的落叶。

第十一章

终于，颁奖礼开始了，在欢快的乐音下，我们所有队伍一窝蜂冲上主席台拍照。我们一起大笑，一起为定向运动喝彩；兀地，我想起自己小学中学九年运动史的“成就”，那时我可谓手段高超，逃过了9年运动会的半强制性报名，现在却自己选择定向，一步步来到这里——真是一个奇迹。

我们每个人轮流拿着奖杯拍照，拿着最后的点标旗去和别人交换，又一起拍了很多很多合照。回去的路上，路灯是刚亮的，光晕一圈圈，黄融融地浮在空气里，我们一行人刚从操场上滚下来，闹哄哄的，影子在路上拖得很长，歪歪扭扭地缠在一起。

“甲男，到齐了吗！”

“齐了！”

“甲女，到齐了吗！”

“齐了——”我跟着大家大喊。

“乙女，到齐了吗！”

“齐了！”

“乙男，到齐了吗！”

“齐了！”

“乙男！到齐了吗——”

“齐了——”

“出发！回家！！”

“回家，回家，有爱就不怕！”

“回家……回家……”

我们一路唱，从操场唱到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唱到我们的大巴上；我们乱唱，有人忘词，有人干笑，而我却开始想流泪。

我们只认识了一个月吗？我们真的是只认识了一个月吗？

长江、梓姐、书记，难道回去后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了？怎么会呢？

很快地，会不会蚂蚁、颖欣、上浮，他们也不在了？

几天前，文院学生会的学姐和我说，等到下学期结束，她们就要离开了，我们小部委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负责人；在我们大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主席。当时我还觉得，部门更新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好像本就该这样，更多的机会要面向新人了。

那定向队呢？不也是这样吗？我问自己。

不也是这样吗？

pw 上午才跑完比赛，下午就马不停蹄去考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场试——教师资格证考试；后来我发现很多 23 级的队友也有这个压力。我想，若非出于热爱，没有人能在临考前冒险去很远的地方完成一场与“教资”无关的比赛。

这可能就是区别。

以后，我看到地图，第一反应就是“对北”；给别人指路，我会脱口而出：“看到了吗？去撞那堵墙，然后右拐就到了”；今后每一场 800 米，我都会告诉自己：你是定向队的队员，你不能停下。

运动队的传承是肉身性的、非言语的、直接的、笨拙的，也是牢固的。队里新一届负责人要竞选上任，并非出于对利益的欲望，更多的是他们选择了担负沉重的责任。

第十二章

晚上，按队的传统，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了总结会议。长江的内容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晰、从容、全面——他告诉我们，省锦标的一等奖是我们共同努力换来的，每个人的拼搏，都是在为队伍积分。

小庄给我的冲击很大，他说：“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够强。我们太弱了。其实图不难，但是我们甲组的就是跑不赢人

家。”回想起他上午的沉默与蜷缩，我突然听懂了他的野心与抱负。

等柳七上来，她以自己为例，鼓励我们继续加油，说：

“你们问黄河，我从来没有缺席一次训练！”

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下，每一句“你很棒”都变成一句轻飘飘的、没有必要的空话，她的行动本身分量已经够重。现在的成绩，是她用一公里又一公里的尘土与汗水换来的；十公里，再十公里，循环往复，才换来了省锦标赛道上那精准如尺的奔跑与抉择——可是她也才大二。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了“定向”这两个字，她究竟付出了多少。

第十三章

晚上，人民的书记又给我们安排好了晚上的“庆功宴”：从饭店选址到食材安排再到价格优惠，他都包——没错，他是

队里“大包大揽”的大哥，吃喝玩乐这方面，你就问他吧，他包会说：“吃啥，我来安排。”

书记人如其名，热衷于谈论官场的行道、社会的形势，火锅局上一讲起来就忘了吃，那会儿男孩女孩的目光都会投到他那里；对于情感方面的问题，他也十分感兴趣，彩礼、情史，虽然仅是微微透露，但是无一不谈。他喜欢和女孩子聊天，但是我没见过他谈恋爱；不过从车上的香水到吃饭的“礼仪”再到平日对女孩子的贴心照顾，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好。

我时常怀疑他只用和别人聊上几句就能填饱肚子了；不过他好像确实笃信并践行这句话。外出跑图时，不论男女老少，他都能过去聊一嘴——怎么个情景呢？好比当你老了，和老友在村口下棋呢，突然有个年轻人冒出来跟你寒暄：“叔，下一步可以走这个。”——你看他亲切呀，因为你的孩子好久没回

来和你聊天了。书记就是这样一个自来熟的人，也因此成为那个把“新生”和“老家伙”团结起来的重要人物。

等我们一车人来到时，书记已经摆好整桌的牛肉。鸳鸯锅咕噜咕噜地煮开了，队员的羽绒服、卫衣胡乱地堆在身后的椅子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下菜了。

落叶总是那个照顾团队的人，下菜夹菜，他有一条龙服务。等一漏勺的肉放上来，大家都嚷着：“上筷，上筷！”

“哎，手慢无啊。”当然，每一把都有一两个倒霉蛋。

我看着大家的笑脸，回想起和他们一起吃的很多顿深夜的饭，一起跑过的很多张疯狂的图。有时候我在循规蹈矩的、小心翼翼的生活里忘了自己，在静止中仿佛已经死去；但他们总能给我活的能量。在队里，每一次“对北”时的信念，每一次对陌生路线的冒险，每一次力竭的奔跑，都在提醒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会疲惫、会渴望自由甚至错误的人。

第十四章

回去的时候，因为 wws 之前不小心吞了四颗布洛芬，现在看起来几乎要晕倒了，所以这回是小红来开车——他真的四平八稳地把我们送回去了，我说这是他最靠谱的一回，小红说：“小意思。”我相信蚂蚁看到也会觉得这人成长了。

回到宿舍，我又看到那张台风天卷来的宣传单——它居然真的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的走向：现在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在从前的我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路。这不是我的领域，现在我却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实际上，对于未来，我感到深深的迷茫，指南针带我走出荒野，可哪里又是青春的出路？

管不了那么多了。今天是大雪，但体内流动的热血与勃发的勇气让我不觉得冷。我肯定：遇到你们，遇到定向运动，是我生命中一个惊喜的奇迹。

——完——